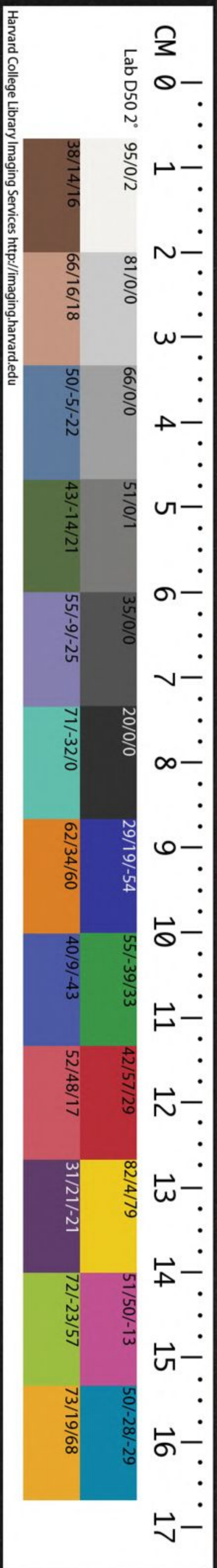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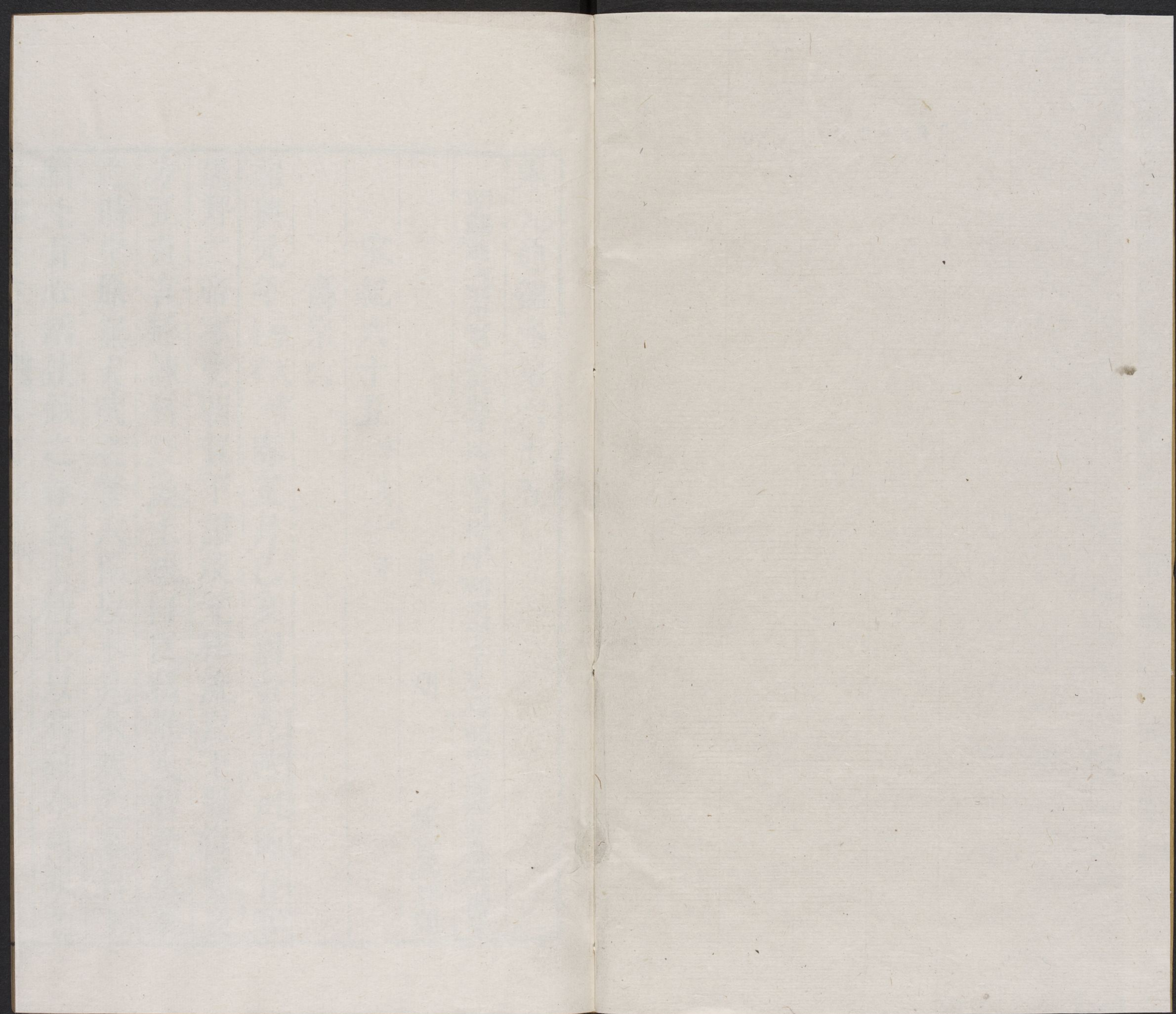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4

T 2 6 6 2 ~~8~~ / 4 4 0 0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五

辛亥一年

高宗六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釋流以下罪復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汪藻上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

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

劇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



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拯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倦倦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

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

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
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
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
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
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
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
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
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
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
將誰肯前。歟。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

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
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
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
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
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
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且
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
復敢萌於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
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

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據目前爲
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
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
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
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
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
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啣詭
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
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
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

者。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
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
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
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
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
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
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
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
濰。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濰代。崇文懼。盡力縛

語太輕
薄浮浪

通鑑卷六十五
賊以獻。是以漣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

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

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
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
顧於此曹。何有然致人言如此。恐必有可疑之迹。不
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
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
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
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
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
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
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

不易之論

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
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
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
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
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
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
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
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
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
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

通鑑卷之五十一
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歿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寧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

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

果否

上声

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弃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

掊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

通鑑卷六十五
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

此策亦妙

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請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又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以李光爲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持顛爲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

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于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附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 李成馬進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月己卯日中有

自元水渡 三月張俊

江諸虜皆 散其不能

耐久可知 惟乘帝奔

幸所過如 掃葉而立

邦昌立劉 豫皆藉手

中國人最 後則詐遣

一秦檜伴 逃入相而

江山盡入 手矣

破盜

黑子四日乃沒辛巳以秦檜參知政事 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

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啣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榮木梁山灤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

張榮

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秦州。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夏

四月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翰林學士汪藻上謚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筦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繇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

切

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是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宥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殺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是過也既勲猷崇極

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
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爲謀。
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
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
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
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
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
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
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

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
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即復明辟。
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
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
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
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
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
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
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

通鑑卷之五十一 宋紀
功復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從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遠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癸卯作大宋中興玉寶 丙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

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壬午詔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已丑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

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張浚
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
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 粘沒喝旣得陝西地悉與僞齊劉豫置
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辛丑封太祖後
令話爲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
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自
宣和末至今未舉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
行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
絕 丙午劉光世遣將喬仲福擊邵青于常熟爲所

端忮忍之
將反則誣
矣

吳玠不終

敗 撻懶自宿遷北歸 癸亥范宗尹免宗尹有才
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
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曾侍御史
沈與求奏其曾汚僞官且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遂落
職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旣敗
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
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
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
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
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棊州獄有武臣康隨者

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
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
赴建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脇之以火端乾
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
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于富平浚
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
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浚師復敗自是陝西漸失矣
戊辰張守等上紹興重修敕令格式 癸酉復以
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荐

張守不終

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
亦引疾辭去 戊寅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
樞密院事 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旣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
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
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
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
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
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

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袞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剗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癸丑。復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

此幸東南為大失計也。顧行在不得不急盜賊而將力分矣。

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盜次之。蓋閩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以汪藻為龍圖閣學士。知湖州。藻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藻又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詔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

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杞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

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典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

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畧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況其他

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

通鑑卷六十五
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
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
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
炎巳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剗募
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
以命藻史館。旣開修。撰纂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值
郡人投匭。愬藻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
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長星見。詔求直言。冬十
月乙丑。李回罷。巳巳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
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

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
悉平。庚午。以孟庾參知政事。以季陵爲右文殿修
撰。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
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

通鑑卷六十五 宋紀
伍連坐民昌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金人自起海角狙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木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塋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
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
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
死力故能成功 壬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
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
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
摧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摧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
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 十

孟庚

魏疇

通鑑卷之五十一
一月戊戌詔移蹕臨安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
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庚爲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辛丑詔續編太常因革禮
庚戌富直柔罷
十二月丁丑以岳飛爲神武副軍都統制部兵屯洪州
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戊寅以彗出求直言考功郎魏疇因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已丑起復吳玠爲鎮西軍節度使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于是中原盡屬於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六 壬子一年

高宗七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

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辛丑韓世忠聞范汝

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

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

之汝為自焚歿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

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
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
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
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
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
盜 丙午帝至臨安詔蠲諸縣民逋負罷行在修造
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
討曹成諸盜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
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
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庚辰詔監司避本貫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修日曆 帝初御講殿自
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壬辰桑仲上
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
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
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
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
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
州 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寔括閒田三萬頃給六
軍耕種 癸丑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時劉
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翟琮

張九成

通鑑卷之六十一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陷興裨將楊偉以利
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
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
詔以其子琮嗣職。夏四月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
成等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凌景夏名在第二呂
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
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
本等初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其策有云闔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葉顥

闔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闔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于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謂其無所畏避此亦
其一云是科葉顥亦為名相。庚午以翰林學士程
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
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
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
比害政。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
府鎮江頤浩信彛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

檜欲獨相
逐浩易耳
必置之鎮
江定有說

宜分任内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于軍事在外摠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内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

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閏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丁酉左朝奉郎孫覲坐前知臨安府賊汚貸死除名羈管象州丙午岳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

張憲
徐慶
王貴

通鑑卷之六十一
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乙卯。劉光世聞父喪去。特命起復。金以粘沒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辛酉。以權邦彥僉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太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窶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好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前軍將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條具省

檜謀微中

董初

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獻銷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収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迫。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辛丑。以李橫爲襄郢鎮撫使。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壬寅。翟汝文罷。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

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
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乙巳以權
邦彥叅知政事甲寅詔兩浙江淮守臣存撫東北流
寓人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
事 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戊
戌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
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
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
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
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

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
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
向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
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
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政給事中入對帝曰
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
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就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更非其人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專用張

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
臥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
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
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
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
官臺省爲之一空 甲寅秦檜罷先是起居郎王居
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

江濟

吳表臣

王居正

所言皆不酌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
國之人唯當著衣嚼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
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
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
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黃龜年
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
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
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
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
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

黃龜年

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晒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魍魎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于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

禮所恃者金也非也

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

綦崇禮

禮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曰謀傳金人併兵趨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虜觀形勢非其所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巴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謀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

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于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

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爲之中者旣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于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敝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

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上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九月辛酉以彗見

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強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

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今當議者有五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過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

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

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

縱倫歸亦金計

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
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
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
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
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
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
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北上國遣
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
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
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

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
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
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丙戌以王似爲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
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
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

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是月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 是月禁私酤 遣官裕享于温州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歿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

柴春戰

月甲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裴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婺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

吏治

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鶉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鶉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關師古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

李橫

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

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乙丑金人陷金州時

金人又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

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晁仙人關以綴

曆器

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占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离喝遂乘勝而進辛未造渾天儀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安淨慈寺後每歲寒食差官望祭二月巳丑權邦彥卒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以太學上舍第積官僉書樞密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政幾年碌碌無所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召知柳州常同還朝回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

常同

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歿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寮中遭讒謫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

借題

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歿。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歿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楊政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歿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歿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受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弃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辛亥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子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馳岡橫師敗績賴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湖寇楊太賊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統制王玠會兵討太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辛

逼之使叛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四
亥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
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
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
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
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
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秦州 五月壬
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
出師之議 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遣與胡
松年同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
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胡松年

蜀功

乙亥與金人議和遂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
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弃均房巳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
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庚
辰張浚解使事及劉子羽等赴行在 辛未罷宣撫
司便宜黜陟 六月巳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
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
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

徐慶

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歿士疾馳登山賊衆亂弃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就試 癸酉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願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母喪起復

八月己亥翟琮以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孤立乃弃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戊午

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

實數

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

陳思恭

張崇

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

八十一

人主之言

順浩不終

易鎮

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
 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順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
 度使提舉洞霄宮順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
 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順浩不能用乙
 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瓌岳飛分屯沿江諸州時諸
 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
 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

分屯

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為荆
 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乙亥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
 也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
 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
 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
 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
 屯武都十二月巴西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
 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

何待今日

粘沒喝使李承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
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
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 李陵卒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
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
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

急請還愈
不還此情
也

草制最重
宋人以此

占品

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
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滎州防禦使
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章誼

等爲金國通問使 巳卯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

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三月辛亥

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先是玠守和尚原

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

玠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

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

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
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
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
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
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
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
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
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
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

楊政能言亦能行

璘能盡力又能休力

田晟

王喜

王武

王俊

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
歿者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
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
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
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
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
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
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
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參知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閩已而詔押似法原赴

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

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詔以

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

盧法原

處太重

劉光世之有物論也

吳玠之不平于法原

也朝廷皆宜處分

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意不解憂恚而

卒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人以同上舍出身歷端明

殿學士為川陝使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弟皆以

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上所倚

重乃亦竟不免云 夏四月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及

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斲既而慕洵與

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 丙午徐俯罷與

趙鼎議不合故也 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

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

師古不終

范冲

比。管姦臣肆爲誦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冲又舉尹焞以自代。焞居涪州。築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召爲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敦遣。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

得人

得人

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奸人之論。不可信于後世。伏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今國史院據實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俟書成。取神宗朱墨史。攷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

太豫成通謀

擒盜亦能分禦虜之力而盜與虜將合又不容不急剪殊苦憂

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謫，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

語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丙子，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宮中。秋七月戊申，以胡松年僉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歿。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

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劉豫收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改命趙鼎

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詣

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

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

許筌

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辛酉。合祭天地。

王普

于明堂。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

樂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

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鐘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于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

未見得

大節一壞
不可復救

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玪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稅會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倫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

忠武何不
竟伐劉豫
壬子詔暴
其罪宜在
此日堂堂
義聲奈何
為彼所先

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為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
 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鼎素主元祐之學與呂本中深相知至是哲宗實錄
 成鼎入相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
 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制下朝士相慶
 秦檜以本中為破和議啣之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 詔韓世忠屯
 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癸未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

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
 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
 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
 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
 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韓世忠至
 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

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襍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董收

成閔

沈與求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收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撻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戊戌帝御舟發臨安壬寅次平江詔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綦崇禮撰制盛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

通鑑卷之二十七 宋紀
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
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思想
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歿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凌朕當親擄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
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
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
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
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
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

此君父於
逆豫豈何
不擇言之
甚

果若此言
士大夫知
忠君者少
知避難者

見也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
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 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初浚以召命至見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
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檣懶兀术擁兵十萬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制之 邵伯温卒伯温雍之子也初雍嘗曰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

多恐生長
於蜀強半
為流寓占
居無葬身
之地矣○
宰相亡人
家國亦可
以宰相待
之乎蜀可
避難死生
有命何以
稱焉想記
者謬也○
須知伯温
以全身故
生平持論
若此恐為
小人所抑
揄也居蜀
中亦惟恐

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歿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
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
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
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
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
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
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
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

不深之意

仇愈

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魏良臣還自金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乃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

紛紛遣使不知督戰那有此等氣力

王愈

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弃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

况敵原本
遘東南原
朱安

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
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
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
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
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
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
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引喻似不
緊切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

此是大失
筭亦將帥
恒怯故

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駐建康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驛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荆營僻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三
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

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

那有閒暇時在忙中料理可矣

斬截

不遷都不遣使只此一着

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通鑑卷之七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聞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

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管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謫，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

通鑑卷之六十七
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攻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其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

通鑑卷之六十一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乂陰

不雨或乂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晉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

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

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

軍于外 巳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

喝兀术等會朝上京以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

太祖之孫合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
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
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
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
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蘇雲卿

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
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
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
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
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烏人爭買之以饋遠
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高行

經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
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
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運鋤
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
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
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
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
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
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
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
則扃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
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
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
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予罪曷鍼。丁亥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已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閏

張致遠

張珣

月丁未胡松年罷。置摠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摠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摠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詔諸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

降賊
解散賊徒
專力禦虜
當時宜以
為廟筭無
令名將僕
僕於路

二 以張致遠為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負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偕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

陳規

司馬朴

沈珍

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甲子上皇卒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非向泣血遣同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

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之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為罪。是月楊時卒。時字中立。南劍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胡宏

羅從彥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朝廷有過
失緣士夫
夫不正直

李侗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歿。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歿。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濂溪明道
豫章延平
四君所得
甚深而不
費辭

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第。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
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
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
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
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
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
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
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

延平胸中
有所得故
令靜中觀
看後人以
爲教法失
之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閎，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薜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袞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復。後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薜行寅因乞外知邵州。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

朱震

曆

黃佐

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荐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其業其在是乎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彌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楊欽

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

薛弼

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闢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蒙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識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愈爲沿海制置使。戊寅。獎諭岳飛。趣張浚還朝。己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

汪應辰

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名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樗。旣登第。知張九成賢。請之于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冬十月乙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南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

金胡沙虎

荆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
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
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九 丙辰一年

高宗十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

和州防禦使 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僉

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

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

張俊無王

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

梁氏

恤民

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三月辛未。蠲旱傷州縣民積欠錢帛租稅。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丙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五月癸未。禁淮南州縣收額外襍色租。

恤民

謝良佐

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歿。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迪功郎。六月乙巳朔。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

謝克念

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爲永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虢。劉光世復壽春。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歿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陳公輔

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

理軍儲

世將

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
 然茶鹽推酤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
 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
 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世
 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 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賊敗
 有詔從黥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
 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
 辜雖欲技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
 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

張浚荐秦
 檜貽笑萬
 世檜與虜
 通又矣不
 知則不明
 知之則不
 忠

毋令奸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丁未以秦檜為
 行營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
 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
 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
 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
 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張浚曰飛

杜梁典

楊再興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杜梁典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時偽齊屯兵窺唐州。岳飛檄劉豫曰。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秦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弃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其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

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于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

董先

既不許又

無援已付

中興於一

擲劉豫密

囑秦檜耳

金蒲盧扇

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挂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癸酉帝次平江。壬午岳飛以孤軍無援還鄂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張宗顏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猷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利合不利
分惟此時
為然

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奔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必檜謀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

檜在內力主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狗。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
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
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
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
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
賊衆大敗橫尸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
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
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
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
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

王德

行師以致日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未
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
廷爲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
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歿子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
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
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
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
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

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全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 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爲文祭程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始召焞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

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

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顓顓自是伊川失言處歿遂無傳焉狂言怪

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

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

毀程學

公輔不終

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今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寮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焯，公輔之意，盖有所指云。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焯，拒劉豫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